

温云纪事

□ 梁大智

文水有个温云村。传说,该村东南面有一条大河,从村东北流向村西南,河的南面就是南庄。隋末唐初来了位将军,住在了这里,村的名字被叫作温云村。其兵马就驻扎在村西四里的地方,那里被称为温云营。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文水县志》记载:“明教坊温云都,在县东四十里,为村二:温营、南庄。”

民俗中的农耕文化

温云现在并没有温姓人家,据说他们有的做官,有的经商都迁出去了。现在村里刘姓居多,还有郭、张、胡、李、王等姓氏。据传,明朝中期,家居四川省东川府的刘姓家族发生内乱,族人相残,刘已成一家为了躲避追杀,乘坐牛犂流落异乡,辗转千里,经陕西省来到文水县章多村,后有兄弟三人迁到温营。其实,刘姓还有一族是宅地主,村里还分为南刘和北刘,章多村迁来的是北刘。村里有两座刘氏祠堂,一座在北头街路东,一座在南头街路东巷内。郭姓从县城北街迁来,迄今10代,西头街南巷内有郭氏祠堂。

村里有长乐社、大兴社、永宁社、原发社等十大社坛,元宵节期间各社坛都举办民间文娱活动,踩高跷、背棍、桌棍、翘棍、旱船、推车等。村里喜欢秧歌的人较多,他们就在社坛演出。桌棍也

称抬阁,是村里的特色活动,多为四人抬在街头表演,上阁表演多为儿童,活灵活现。儿童是在本乡百里挑一选拔出来的,他们聪明伶俐,特别受人宠爱。民间有俗语:“女孩上过阁,婆家不用相,男孩上过阁,媳妇随便挑。”传说,上过阁的小孩儿能够消灾,家长往往为自家的小孩儿被选中而感到荣幸。

当地流传着“狐爷山上戴帽帽,老百姓放心睡觉觉。”只要西面狐爷山上起了云,那就是下雨的先兆。温营由于曾经河水经过,土质为沙地,适宜种植小花生。小花生收获的时候,需要把地里所有果实部分的土都筛一遍,所以,小花生成了村里的特产。当年每到花生收获季节,就有外地人带着铺盖住到村里,在花生地里筛花生,然后用独轮车推回来。

郑奉先的革命家庭

1938年的一天,村里地下党员、小学老师宋子文,带着抗日县长顾永田、秘书彭敏、游击队长周文斌来到郑奉先家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筹资在温云村建立一个党的地下杂货铺,取名协裕和,由郑奉先经营,名义上经营油盐酱醋、文具、日用百货,实际上作为晋中平川地下党和山区武装力量的联络站。八路军和地下工作人员到平川来,就在这里吃住,探听敌情,秘密开会,购买所需物品。

有一天,工卫旅21团副官赵俊臣住在协裕和,发现两个贼头贼脑吆喝着卖木料的人。经查是敌人派来的特务,赵俊臣立即组织人把这两个家伙扔进村里枯井内。敌人恼羞成怒,不久日军派四辆汽车拉着日伪军把温云村包围,要抓赵俊臣。当时,赵俊臣等三人正在郑奉先家吃饭,闻讯后从后门越墙而走,躲在麦地里。鬼子四处搜查,毫无所获,便把郑奉先家查抄。

1940年6月,离温云村不到七里的信贤村成了日军驻

地。地方干部胡宗宪将一位姓王的同志安排在协裕和当伙计,开展地下工作。信贤村的日军经常来骚扰,有一次同工卫旅22团遭遇,敌被击退。工卫旅转移后,日伪军返回把协裕和的东西抢劫一空。后经三区区区长张有义再次安排,恢复营业。1941年春天,张有义和四区区区长张通,以及高自修、刘翻伍等正在协裕和开会,在门口放哨的郑奉先发现日军来了。情况紧迫,已来不及躲避。郑奉先让他们伪装成协裕和的店员,张有义拴上围裙扮成做饭烧火的,高自修、张通爬在小桌子上对账,刘翻伍在柜台上营业。刚安排好,敌人就围进来,转了一圈,看无闲杂人员就走了。

1942年,八路军郑福德队长在温云养伤,郑奉先把他安排在本村郭雨田家。后来在一次战争中,郑队长和通信员被俘,通信员经不起敌人拷打,供出郑队长和协裕和的关系。第二天,日伪军突然把协裕和包围,抢走全部财产和区



1924年,郑奉先与妻子杜氏及儿子郑平合影



1947年冬,郑唐(中)与女儿刘晓虹及李贞(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在陕北米脂县吕家沟

政府存放的公章及公文。幸好抢东西的里面有一位是被日军俘去的原县政府工作人员周世民。周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便把秘密文件和公章都烧了,只把财物交给了敌人。由于协裕和已经暴露,便停止了营业。之后,郑奉先担任了温云村村长,维持着“两面政权”。一边应付日伪军,一边掩护着党的地下活动。

郑奉先还将长子郑平、次子郑增辉、女儿郑唐都送到革命队伍里。郑平1939年参加革命,曾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文印员,徐沟县民主政府民政科长、四区区长等职。高车村有个王通保给县政府收棉花和布匹,收了钱但一直没有把棉花布匹送到县里。郑平来到了高车要钱,他却不回家,晚上郑平就住在高车。半夜时分,西社的阎军把高车村包围了,

郑平跑到巷子里,朝追他的阎军打了两枪,趁夜色跑到邻村杨落堡。这时,天已微微发亮,一群阎军也追进杨落堡村里,郑平就和阎军打了起来,终因寡不敌众牺牲了,这一天是1947年3月22日。郑增辉参加南庄办事处,不久,调文水县政府当了顾永田县长的勤务员,后来是交文支队军医。1946年在交城县西伏芦坂板沟战斗中牺牲。郑唐1938年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山西新军工卫旅政工队,在晋西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进入延安中国女大学学习,后被选拔进入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1942年在延安与刘克东结婚。郑唐先后在军委三局、联防司令部、一野司令部、西北军区司令部从事无线电通信报务工作。刘克东曾任通讯兵学院副院长、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蜗居家里玩猜谜

□ 韩长锦

我和老伴平常就爱玩猜谜游戏,而且特别喜欢制谜,我俩的一些动物谜、成语谜、歇后语谜、字谜等等谜语,还被多种报刊所采用。蜗居家里防疫情,时间充裕得很,猜谜、制谜自然就成为我俩每天都要进行的一项活动了。

除了正常进行的“我出你猜”“词

语连接”“一字多谜”等项目外,还特别将有关防御疫情的内容加入其中,每天都有“防疫专题”。比如“防”“疫”的开篇谜,我将“防”制谜为“老方耳朵长反”,老伴立马就把“疫”制谜为:“小叟住进医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俩先后完成了“少出门”“戴口罩”“不聚会”“常通风”“勤洗手”“蜗居家里”等的制谜游戏。

当然,这些谜语从开始到最后定稿,大都是在反反复复的琢磨、推敲中成型的。比如“常通风”的谜语初稿是这样的:“堂下以巾代土,四面八方开路,听着有摸着无”,经过几次修改之

后,成为:“吊进堂下之屋,四面八方无阻,万竿倾斜入竹”。这样不但读起来顺口,也与谜面更为准确贴切,自觉升华提高了不少。再如“少出门”一词我们几经打磨,最后制谜为:“沙里没有水,山山叠翠美,闲来树被毁”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我们将这些谜语发在“朋友圈”之后,立马获得了广泛的点赞,并有不少的应和之作相继晒出,一时猜谜、制谜之风在“朋友圈”中盛行起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小小的谜语竟然也成为抗击疫情的一种新式武器了,能不骄傲和自豪吗?



MEI LI XIANG CUN

磨灭不掉的红色记忆

抗日战争期间,区干部王瑞绰号“赛麻虎”,在他的发动下,村里刘源、郭名虎、刘道岸等参加了革命。刘道岸先后任三区、五区区长,郭名虎曾任村里的地下党村长,组织群众为八路军筹粮筹款,因告密者告密被捕,在文水县城被日伪军用水拖麻纸连续盖五官的残忍手段杀害。刘芳武利用教员身份作掩护,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开栅山内同地下党组织开会时,因被告密而被捕杀害于太原。村公人王有先,一次被日军围住要他引路,王仗着力大体壮,摔倒两个持枪的日军,从南胡同街往北跳墙逃脱。

地下工作者刘源正在村东南的乔大林家办事,被一信贤村的探子发现后告密,日军便赶来抓捕刘源。日军刚到村堰附近,突然堰上传来阵阵枪声,一名日军应声倒下。原来西山下来的八路军赶往苗家堡去取军鞋,正路过这里,在村东南堰下休息。随即,信贤村据点的汽车载着日军进村抓住刘五儿当向导,向八路军去的方向追去。走到南安路上,刘五儿趁机跳下车来,被日军枪杀。日军追到北胡无碍寺一带,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掉头返回了温营,刘源已经完成任务撤走了。日军把村民们关在三官庙里,庙上架起了机关枪,扬言交不出八路军就要扫射。这时,村里有人认识翻译官,便向他求情。日军翻译官蔚子祥看了看人群,发现温云村里的亲戚也在人群里,便在日军耳边低语了几句,日军又咋呼了几句,在村里搜刮了些钱财撤走了。

1947年7月16日中午,三区区区长兼武工队长王瑞正与胡杰、张作仁、张夺元妻子、刘大亮等在本村刘选德家中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突然哨兵报告,勾子军进村了。原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阎军驻西社的警备队队长拐海民带了勾子军迅速包围了院子,进行仔细搜查。王瑞他们躲进了地窖子里,勾子军没有搜到,便拷问刘选德母亲。老人只承认来过,说早几天就走了,现在不知道去了哪里。勾子军搜不到人就开始抢东西,一个勾子军抢东西时发现了地窖子洞口,以为里面有财物,就进去寻找,发现有人大叫起来,王瑞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接着,王瑞拉着张作仁等冲出屋子,往院子里扔了一颗没有拉线的手榴弹,趁敌人慌乱趴下的时候,他们跑出了院子,向身后又扔了颗手榴弹,随着一声爆炸,他们钻进了村东的高梁地。勾子军不敢追,又返回院子继续搜查,把没有跑脱的张夺元妻子和躲到邻居家的刘选德母亲抓回来继续拷问。气急败坏的拐海民又将全村老少集中在村公所,残忍地杀害了张夺元的妻子,将其头颅割下挂到庙门。村公所文书张进才被拐海民五花大绑押解到了西社据点。就在那天晚上,日伪军把张进才等十余人押到汾河岸边,用刺刀捅一个往汾河里扔一个,最后只剩张进才一人。后来,经家里人多方努力,才放了回来。事后,村里一公人躲在西社不敢回来,原来正是他告的密,他只知道王瑞他们在刘选德家开会,并不知道有地窖子。过了一段时间,王瑞发现那个公人回村了,便捉住枪毙了。

其实,张进才协助村长郑奉先秘密保管着游击队的账务和一些物资经费。1947年11月的一天,拐海民率人来温云村将张进才家包围,幸好张进才正在村东头一村民家办事没在家。张进才回家途中迎面遇到本村的姓刘小名猴留儿的人,他手里拿着绳子就是来抓张进才的,只见他看了看张进才没有言语就走开了。不一会儿,郑奉先找到张进才说,“你上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你家被勾子军包围了,要抓你,赶快跑吧。”张进才说罢,向郑奉先交待几句,便向村东口逃走,在野地墓穴中躲至深夜,才跑到横沟村亲戚家中。随后,他去西山横尖村找到张夺元的游击队。

张夺元是三区民兵大队长,也是村里的地下村长,他白天经常在墓穴中休息,有时候回村在郭根生家地窖子里躲藏。他警告为敌办事人员,迫使他们有所收敛;他带领村民参加刀把子抢粮行动,组织民兵支援前线。1948年夏的一天,他正在村北朱家坟墓穴中,一群阎军包围了墓地。张夺元边向北安庄方向撤退,边向敌人开枪,打死几个勾子军后,一颗子弹打在了他的腿上。看着围上来的阎军,张夺元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他壮烈牺牲了。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真武庙的鼓楼上。后来,村民趁着夜色把他的头颅取下来,连同身体掩埋了。

温云村在战争年代被称为“小延安”,青壮年纷纷参加革命,刘世起就是当年跟着张稼夫转战南北参加革命。村民们积极参加担架队、运粮队,为八路军伤病员熬药、做饭,为前线的将士做军鞋、被服。刘源、张体民、张合新参加了南下干部团。

据《文水县志》记载,有14人被迫认为革命烈士,有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温惠川、郭民甫;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郭华、刘耀泽、郑增辉、刘马生、郑平、宋黑三、郭银海、张夺元、杨占年、郭健;抗美援朝时期牺牲的高二羊、王世瑞。

